

时光

## 柳路鸣蝉

□靳义堂(宁夏银川)

夏天听知了在树上高唱,秋天听促织在窗下低吟,这是宁静的乡村生活的意趣,城里人就很难有这样的耳福。我在银川居住已整整十年,很少听到过知了的叫声,也没有看见过蟋蟀的踪迹。据说夏秋之际在中山公园和森林公园会有蝉鸣,可惜我去的次数较少,也与这歌声无缘。

记得有次暑期回老家看望父母,妹夫知道我喜欢吃面条,说凤翔县城有一家饸饹面很好吃,要开车带我去尝一尝,我说为吃一碗面开车跑30多公里太不划算了,不去了吧。他说咱们县城太热,到了塬上凉快,咱就当乘一回凉。盛情难却,便随他前往。

出陈仓区,宽阔光洁的公路两侧成片的深红色的木芙蓉正在盛开,在绿树和庄稼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艳丽华贵。上了虢风坡,就是著名的黄土高原了,一股凉风灌进车窗,令人浑身一爽,脸上的汗立马就干了。几分钟后,公路两旁出现了两排枝叶相连的高大的垂柳树,树干都比水桶还粗,密密长长的柳枝在公路上空摇曳飘拂,树阴遮蔽了整个路面,汽车行驶在以庄稼为墙、柳枝为帐的一条长达十几

公里的绿色走廊里。

蝉在柳树上高唱,嗓音悠长且富有磁性,似有西凤酒的热烈和醇厚。歌声从每一棵柳树上传来,不管车子走到哪里,它们都在你的头顶上歌唱。我想,这恐怕是世界上歌手最多、队伍最长的合唱团吧!

“东湖柳、西凤酒、姑娘手”被称为“凤翔三绝”。当年苏东坡在凤翔东湖亲手栽下的东湖柳的风采刚刚已经领略,而凤翔姑娘的手巧早已名冠三秦,她们制作的布艺、泥娃娃、马勺脸谱和草编工艺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的游客。而这次来凤翔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这绵延十几公里的柳路蝉鸣。这蝉声已经鸣唱了上千年,至今仍不绝于耳。

曾经路过此地的林则徐听过,虽是路过却流连多日并植柳以志纪念的左宗棠,也一定听过。

当年苏东坡亲手栽下的东湖柳,和左宗棠手植的左公柳的子孙们已遍布这片古老的雍州大地,这蝉的歌声也从古代唱到了今天,唱遍了黄土高原,响彻了三秦大地,其中饱含着多少历史的沧桑和人生的悲欢啊!



夏日芬芳。摄影 精靈

随 笔

## 别让急躁偷走生活

□许海利(山东济南)

电梯数字悬在17楼纹丝不动,金属面板映出我反复按压按钮的手指,妻子见我猴急的样子,就责怪说:“不过两分钟,至于急成这样吗?以前没有电梯,爬七楼也没见你这么着急。”

这句话像把锈迹斑斑的钥匙,“咔嚓”一声打开记忆的铁锁。那时的清晨总裹着薄纱般的雾霭,我骑着吱呀作响的自行车碾过满地梧桐叶,链条转动声与清脆鸟鸣,谱成每日上班的序曲。可如今坐在方向盘后,仪表盘跳动的数字却化作催命符——红灯倒数到5秒,右脚已迫不及待悬在油门上方;前车启动稍慢半拍,刺耳的喇叭声便撕裂空气,惊飞路边啄食的麻雀。有次为抢半个车位强行变道,后视镜里闪过邻车司机通红的脸,可当我提前十秒拐进公司停车场时,竟荒谬地生出胜利者的错觉。

超市优惠券结算,三支队伍如同蠕动的长蛇,我站在最短的队伍里,目光却死死盯着其他队伍的动向。左边队伍扫码枪“滴”声密集,我刚挪过去,右边收银台突然开辟新通道。在推搡的人群中,我鬼使神差地插到抱着菜篮的大娘前面,塑料包装袋里的西红柿被挤得变形,鲜红的汁水顺着缝隙缓缓渗出。

“小伙子,急着投胎啊?”大娘浑浊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。狼狈退回队尾时,电子屏显示的时间竟比最初还晚了五分钟,掌心的优惠券被汗水浸得发皱、发软。

急躁如同病毒,悄无声息地在生活里疯狂蔓延。朋友聚会时,对方话没说完,我就急不可耐地插话;网购的包裹刚出仓库,我每隔半小时就刷新物流信息;就连煮泡面,都守在电磁炉前,盯着水面冒起的细小气泡,恨不得伸手去搅动沸腾的汤。我在追赶时间的路上狂奔,却不知何时弄丢了生活原本的模样。

深夜刷到一篇心理学文章,说现代人的时间感知被切割成细碎的碎片,焦虑成了时代的流行病。恍惚间,我想起小时候养蚕的场景,总忍不住掀开纸盒偷看蚕宝宝蜕皮,反而吓得它们蜷成青白色的小球。原来有些成长,需要耐心等待;有些美好,会被急躁吓跑。

晨光漫进房间时,我关掉响动的闹钟。推开窗,晨风裹着露水的清凉拂过脸颊,楼下的梧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,恍惚间又回到了骑着自行车的旧时光。步行去地铁站的路上,街角面包店飘来的麦香、环卫工人清扫落叶的沙沙声,都成了城市里难得的美妙乐章。电梯上升时,我数着楼层数字,不再盯着镜面里焦躁的自己。玻璃幕墙外,朝阳正一点点染红天际,而我似乎也明白:别让急躁偷走生活,在这快与慢的交织中,生活的答案,永远藏在心平气和的步履里。

四季

## 母亲的夏至面

□叶正尹(江西武宁)

夏至的阳光总是拉得老长,像母亲手中那根永远也扯不断的面条。

小时候,每到这天,天还泛着青灰色,厨房里便传来锅铲与铁锅的轻碰声,叮叮当当,犹如一串晨露般清亮的铃音。我揉着眼睛爬起来,看见母亲的身影在灶台前晃动。她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,袖子挽到手肘,露出晒成小麦色的手臂。

母亲做夏至面,有一套自己的仪式。面得是手擀的,她说机器压的面没有魂儿。天蒙蒙亮时,她就和好了面团,用湿布盖着醒在案板一角,转身去菜园里摘最新鲜的蔬菜。顶花带刺的黄瓜、红得透亮的西红柿、嫩得能掐出水的豆角,都是要赶着露水采的。回来时,她的布鞋边沿还粘着几片湿漉漉的草叶。

我趴在窗台上看着她忙碌。面团在她掌下渐渐舒展,擀面杖滚过时发出“咕吱咕吱”的轻响。叠起的面皮被切成细丝,扬起的雪白面粉落在她的眉梢,宛如早生的华发。切好的面条要撒一层薄薄的玉米面,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法子,防粘连,更添一分甜香。

配菜是要现做的。黄瓜丝切得能透光,西红柿块儿沁着蜜似的汁水,焯过水的豆角碧玉般莹润。鸡蛋在油锅里“刺啦”一声绽成金黄的云朵,香菇肉末卤在小火上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,香气如蛇般钻

进每个角落。

滚水翻腾着吞下面条,母亲用长竹筷轻轻一挑,那些银丝便在锅里起舞。过凉水的面条盛进青花大碗,码上五彩的配菜,浇一勺浓卤。热气腾起来,模糊了母亲眼角细碎的纹路。

我捧着碗,指尖被烫得发红也不肯松手。面条吸溜进嘴里,弹牙的劲道中藏着麦香,卤汁的咸鲜里裹着蔬菜的清甜。母亲总在这时停下活计,倚着灶台看我狼吞虎咽。她围裙上沾着面粉,鬓角的汗珠映着晨光,却只顾往我碗里添一筷子豆角:“慢些,锅里还有……”

如今我站在异乡的厨房,学着母亲的样子擀面切菜。可同样的面粉,同样的刀,却再切不出那样匀称的银丝。窗外的日影渐渐偏西,碗里的面条终究少了什么。

夏至的白昼渐渐缩短,而思念却愈拉愈长。那碗面条的温度,从手心渗入血脉,在记忆里生根发芽。我明白,母亲擀进面里的从来不只是力道,更是经年累月的温柔;熬在卤子里的也不单是食材,而是把光阴都炖得浓稠的爱。

此刻,千里之外的灶台上,想必又腾起熟悉的白雾。母亲的身影在热气中若隐若现,她正把长长的面条伸进滚水,就像把绵长的牵挂,悄悄下进岁月的锅中。